

一、劇本創作要點

(一)要素：應包括時間、地點、人物、對話、場景、情節、動作等。

(二)內容：主要由人物對話和舞臺提示組成。

1.人物簡介與故事梗概：針對情節內容與人物個性先做簡要說明。

2.人物對話：對話、獨白、唱詞等。

3.舞臺提示：指註明人物說話的語氣、表情、動作、人物上下場、服裝道具、提示舞臺效果（以上為旁白構成內容）等，或是標明劇情發生的時間、地點、環境、氛圍等。

(三)結構：起承轉合；開端——發展——高潮——結局。

(四)原則：

1.舞台說明應清楚明瞭，簡單扼要。

2.人物對話要符合個性，呼應主題意識。

3.動作編排要符合人物個性與情節需要。

4.劇情情節要緊湊集中，不應拖沓累贅。

5.旁白要精鍊具提示性。

(五)寫作步驟建議：

1.設立主題：決定劇本的主題，喜／悲、寫實／奇幻等，作者所設計的情節事件想要表達何種意涵？一部劇本最重要的就是所要表現的思想。

2.決定角色：創造角色個性，建立角色彼此間的關係。

3.構思大綱：情節可分作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等四部分，又可依劇情需要再添「轉折」。

4.製造高潮：一般可藉由角色衝突來達成，所謂的角色衝突是指角色與角色間的矛盾衝突，或者角色自身價值觀的矛盾等。

5.創造緊張的場面：方法一：讓你的觀眾知道一些事而故事中的角色是不知道的。方法二：讓你的觀眾感到故事中的角色是走在一條錯誤的路上。方法三：時間限制 (deadline)。方法四：轉捩點 (Turning Point)轉捩點最常出現於故事的前段和後段。劇本前段的轉捩點一般用於開啓故事和陳列出主角即將面臨的各項選擇。至於後段的轉捩點則指向主角解決危機，收攏故事。

(六)寫作提醒：

1.必須列出事件發生的場景(時間、地點)以及主要人物。

2.舞臺提示的部分要和人物的對話有所區隔，在對話間欲描述人物的動作表情可以用括弧()來標示，如果是提示人物上下場或佈景等較大的停頓，可以用△來標示。

3.想要敘述未出現人物對話的情境或想說明事情的變化，可以利用旁白呈現。

4.劇本的對話會比小說(文學語言)稍口語化，但敘述應流暢，適時簡鍊，避免瑣碎。

5.劇本創作應使用文字表達一連串的畫面，不要用抒情句子或修辭手法去表達角色的內心世界。如：「擔心聯考成績」化作劇本的寫法應為：「坐在課室的一角，我兩

隻手不停地搓來搓去。轉頭往課室外面看去，畫面漸漸回到早上出門前的情景：父母一早就坐在大廳上，我穿好校服，準備出門，看了看父親，又看了看母親，父親說：『會及格嗎？』我結結巴巴的說：『會……應該……會的。』」

6.以對話交代劇情，對話要適合「看」，強調的是「電影語言」而非「文學語言」。如主角打電話，就應該讓主角隨著對話內容以動作（肢體語言）表現劇情，不要只有坐著講話。

7.劇本情節不要過於枝節，角色不宜過多，否則觀眾會不知所云，無法辨識主題。

二、劇本創作範例

(一)原著：吳敬梓〈范進中舉〉

◎人物：范進、范母、范妻、胡屠戶、范進朋友、胡屠戶助手、報錄人數位、鄰居數位、郎中姚駝子、路人數位

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什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燙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著。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們跟前裝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著喫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喫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著喫了飯。喫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喫的醺醺的。這裏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腆著肚子去了。

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喫起天鵝屁』！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著。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瞞著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

到了出榜那日，家裡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喫。我已是餓得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才去不到兩個時辰，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什麼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著要喜錢。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著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

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著雞，手裡插個草標，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在那裡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著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奪我的雞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了，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雞去救命，為什麼拿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雞。」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著他說話。范進三兩步走進屋裏來，見屋中報帖已經升掛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眾人拉他不住，拍著笑著，一直走到集去了。

眾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什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卻是怎麼是好？」眾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裡眾人家裏拿些雞、蛋、酒來，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爹們，再為商酌。」當下眾鄰居有拿雞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提了兩隻雞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齊了，拿在草棚下。鄰居又搬些桌凳，請報錄的坐著喫酒商議：「他這瘋了，怎麼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在下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眾人問是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歡喜狠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曾中。』他喫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眾鄰都拍手道：「這個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想是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曾回來。快些迎著去尋他。」

一個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著胡屠戶來，後面跟著一個燒湯的二漢，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大哭著告訴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眾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什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敘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被眾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才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拿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眾鄰居五六個都跟著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這可嚇他一嚇，卻不要把他打傷了！」眾鄰居道：「這個自然，何消吩咐！」說著，一直去了。

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著，散著頭髮，滿臉汗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著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兇神一般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什麼？」一個嘴巴打將去。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著膽子打了一下，心裡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范進因這一個嘴巴，卻也打暈了，昏倒於地。眾鄰居一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近來，眼睛明亮，不瘋了。眾人扶起，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姚駝子板凳上坐著。胡屠戶站在一邊，不

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掌仰著，再也彎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很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著。

范進看了眾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眾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才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才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才不是我敢大膽，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老爹方才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又一個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後半世靠不著麼？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想著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罷，哈哈大笑。眾人都笑起來。看著范進洗了臉。郎中又拿茶來喫了，一同回家。范舉人先走，胡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看出來，見兒子不瘋，喜從天降。眾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拜了母親，也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個錢，還不夠你賞人哩！」

(二)劇本：陳創、劭江改編〈范進中舉〉(獨幕粵劇)

人物：范進、范妻、胡屠戶、張鄉紳、范員外、報子甲乙、鄰居若干

場景：古代。范進家，有破桌椅。

△幕啓。

△范進捧書，專心誦讀。咳嗽，再讀。

△胡屠戶提著一串豬大腸和小半邊豬頭骨上。

屠戶：【白攬】我叫胡屠戶，殺豬數第一。日子幾風光，腸肥肚又凸。最慘生個賠錢貨，嫁個窮秀才真委屈。憐女咁淒涼，今日施舍佢一大筆，送埋一串豬大腸，重搭半豬頭骨。畀佢見些油星星，唔使成日眼濕濕，眼濕濕。(白)好，到了。(入屋，叫)阿女，阿女！

△范妻內應：「來了！」急上。

范妻：(施禮)爹爹萬福，爹爹請坐。(回頭推了一下范進，范進一驚，險些跌倒)相公！爹爹來了，還不迎接？

范進：哦！(驚醒，手忙腳亂，作揖)岳父大人在上，小婿有禮了。

屠戶：(不高興)唔。(舉起豬大腸和豬骨)拿去。

范進：謝過岳父大人。又勞你老破費了。(接)

屠戶：我不破費，你還不是吃鹽水？

范進：慚愧，慚愧！

范妻：(從范進手拿過豬大腸)你就別整天讀子曰了，在這裡陪爹說話，我拿它炒香，讓爹爹下酒。(下)

屠戶：你呀！沾了我的福氣，而今是秀才了，有身份了，知道嗎？

范進：是，是。

屠戶：(唱【減字芙蓉】)秀才有秀才派頭，對人要十分講究。對耕哥、轎夫那班窮鬼，你要挺胸仰高頭。

范進：是，是。

屠戶：(續唱)若遇官家及富豪，卑躬謙和要俯首。頻頻作揖面帶笑，顯你秀才禮周周。

范進：是，是。

屠戶：(接唱)你系一碌木頭，做人還算忠厚。但老實有何用，凡事要多用計謀。

范進：是，是。(唱【螺黛】)牢記大人情深恩厚。小婿在今天，為前程重有一相求。為科舉，上天梯，離鄉去赴考，嘆盤川重未有……

屠戶：(變臉)什麼？你還想考？呸！(唱【中板】)你系木頭，(序)又系一只笨牛。(曲)你該撒尿照下，睇睇嘍頭夠不夠！你尖嘴猴腮，皮黃骨瘦，天已生就系下九流。你睇人家老爺，(序)高頭大馬騎，(曲)肥頭大耳，哪個不威風抖抖？

范進：岳丈大人呀——(唱【二黃】)可科場之上，並非去考嘍頭。我好宗師，看了我文章，說到了火候。

屠戶：(唱【快慢板】)哼！你恩師，上一次，見你屢試屢敗，才給卷上打勾。你也該，死了心，收幾個蒙童，好養家糊口。

范進：(唱【滾花】)求你相信我有還錢把握，所借銀兩，決不白流。

屠戶：(唱【霸腔花】)哼！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錢從何來，何還之有？我睇死你難得發達，永無出頭！(白)呸！(拂袖而去)

范進：(慌亂，出門追去)岳丈大人，岳丈大人——

△張鄉紳、范員外穿華服搖扇子上。張與范進相撞。

鄉紳：大膽！

范進：(爬起來，定睛一看，清醒過來，連忙躬身作揖)萬望原諒，萬望原諒。鄉紳大人、員外老爺，目下鄉試已近，小生欲進城試試，想向大人借點路資……

鄉紳：你？你也考舉人？(不屑一顧)哼！投過胎吧。

范進：員外大人，看在同宗份上，望你……

員外：賤格，姓范一族都被你陀衰羅！拿錢打水飄，也沒錢借給你！(二人大搖大擺下)

范進：(惘然看著二人遠去，突然仰天高呼)我不甘心呀！(唱【錦城春】)哀愁！哀愁！殘命坎坷到何時候，徽墨磨完經已白了頭。三十年來懸梁刺股曾學透，孜孜不倦瀝血嘔心追求。恩師恩師讓我文才學到手，赴京正是時候。偏偏我，天不佑，舟車費，一分不就，所向借貸均受冷眼歪眸。枉我能居榜首，才高九斗，藏胸才華秀，哀我唱悲秋，哀嘆不休，今日落得淚橫流。【合尺滾花】鐵硯磨穿為功名，已具才情豈放手，卑躬屈膝再去借，借不到時就是乞也要前去奪鰲頭！(踉踉蹌蹌下)

△燈轉暗。復亮。

△噴吶聲中報子甲乙，打著鑼拿著喜報，高叫『喜報喜報！范老爺高中囉！』上。

△范妻、眾鄰居聞聲出來。

范妻：(對鄰居)他們說什麼？

報甲：報！范家老爺已經高中，小的特來報喜。(舉喜報)

范妻：什麼？我家的高中了？

鄰居：喲！報喜的都來了，還能有假？快叫他出來吧。

范妻：他不在家。我立即找他回來。(對鄰居)大嬸、三嫂，請你們代我招呼兩位差大哥吧。(急，

下)

鄰居：好的。(對差)就請兩位過這邊來喝杯茶吧。(二報子隨鄰居下)

△范妻拉著范進，范進抱著母雞，拉拉扯扯上。

范妻：快！快！回家去！

范進：(甩開她手)回回什麼？母雞還未賣掉，沒錢買米，讓一家人餓死麼？(欲走)

范妻：(拉住)報子都來了！

范進：債主都來了？唉！上省考試借的錢沒法還，叫我回去，有何面目見人家？ 不去。

范妻：我說是你高中了，報喜的報子來了。

范進：我……高中了？我高中了？你不會誣我吧？

范妻：我什麼時候哄過你？走吧，人家等了很久啊！(強拉硬扯，把范進拖著走)

△鄰居內叫：「范老爺回來了！」在鼓樂聲中，鄰居與報子上。

報子：恭喜老爺，賀喜老爺！老爺高中了！

范進：真的？我……我不是做夢吧。

報甲：哪能有假呢，報錯話我們要打屁股的。

鄰居：范老爺，你看，這喜報怎麼寫的？

范進：(揉揉眼，指著報念)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第七名亞元……(雙手高舉，忘形地)哈哈……中了……中了……(腳步踉蹌。叫喊)我中了！中——了！(晃晃蕩蕩，雙目一閉，跌倒)

△眾大驚：高喊：「范秀才！」「范舉人！」「范大人！」亂成一團，給他急救。

范妻：死鬼——【嘆板】你重未做一日舉人，說走就走，怎解咁無福氣，費煞籌謀。

鄰甲：等我取盆水來泼醒他。

鄰乙：慢。我家有洗下身的水，用它最去污穢。(下。即捧一盆水來，向范進潑去)

△范進被潑，慢慢甦醒。

范進：(唱【銀台上】)魂魄蕩，好似喝醉酒！(白)哈哈！哈哈！嘻嘻！三十年、三十年熬到頭了，登天囉！(唱【醉頭陀】)我上天門察看轉一周。我遇窮困飢寒經已受夠。我作雄文心中像喝酒，正似江河闡瀉樂歌奏。據五經，紙上游，掃盡同科占鰲頭。我當官，坐上頭，可轄千夫樂悠悠。(語無倫次，手舞足蹈，鞋也甩了，邊跳邊下)

報甲：范老爺高興得瘋了。

范妻：(哭)命薄呀！才中了，便癲了。(追下)

△二鄰居也跟下。

△胡屠戶興奮地提著一大串豬肉上。

屠戶：(唱【賣雜貨】)老胡從今唔使憂，有靠山在後頭。我女夫君經已中舉，老天保佑。送禮要爭先，快走莫停留。(舉起豬肉，白)嘻嘻！今時唔同往日囉！(問報子)范老爺呢？

報甲：范老爺高興得瘋了。

屠戶：啊？(放下豬肉)

△范進瘋瘋癲癲跳上。范妻等跟上。

范妻：(哭)你們說該怎麼辦啊？

報甲：如今范老爺高興到了頂，痰迷心竅，你們找個他平時最怕的人來，搨他幾巴，說他不中，自然就會清醒過來的。

眾人：找誰呢？(瞅來瞅去，目光一齊集中在胡屠戶身上)哈哈！胡老板、胡太爺呀！非你莫

屬了！

屠戶：(驚)我？不不不，如今他做了老爺了，就是天上的星宿，打不得，打不得。打了天上的文曲星，閻王就要打我一百大棍，再打落十八層地獄的。

鄰甲：胡太爺，你天天殺豬，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閻王爺不知記下你幾千大棍的賬了。你這一打，救活了一個天上星宿，說不定把你的罪免了。

屠戶：這……

報甲：老太爺，這事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既是治病救人，還可將功贖罪！一本萬利的生意呀！

屠戶：這……唉！既然這樣，拿酒來！(范妻捧來酒。胡一飲而盡)(唱【快中板】)喝過大盅高粱酒，壯我膽色沖頭斗。(抽住范進衣領)你狗屁文章殊荒謬，次次落第可知羞！(白)畜牲！你中什麼？什麼也沒中！(右手一巴掌打去，再舉起時已哆嗦)(唱【滾花】)我我我……這手又緣何緣何……發抖？

△范進咳了幾聲，吐出一口痰，舒了一口氣，揉揉眼，甦醒了。

報甲：看，范大人醒了，我說了，一巴掌真的把文曲星打醒了！

范進：咦？我在這做什麼？我怎麼在這裡？剛才好像做了一場夢哩。

報乙：老爺高中，痰湧上來，吐出來就好了。

范進：是中了，我記得了。

鄰甲：舉人老爺，你坐下歇歇。(與眾扶范進坐下)

屠戶：(撿鞋)賢婿，你的鞋，坐好，嘻嘻，我給你穿上。(穿)

△張鄉紳急上。向范進連連作揖。

鄉紳：張某道喜來囉！范老爺呀，我早就知你非是池中之物，過去在你面前故意激將，讓你奮發，今日果不出所料。文曲星呀——(唱【新對花】)恭祝高中，恭祝高中，令吾樂到心開花。早知你是文魁，絕頂才華。張某送你新居室——大廈。今後互敬相幫——好說話。(拿出屋契白)這就是送給你的屋契……

△范員外急上。一手把范進拉過一邊。

員外：宗親呀！你高中，我們祖墓發囉！(唱【新對花】)恭祝高中，恭祝高中，族人樂個心開花，我家一族從此坐官衙。小弟送你家資及酒與茶。今後帶挈宗親享榮華。(白)這裡賀儀五十兩，還……(胡、張一齊上前)

屠戶：(把員外，鄉紳一齊推開，接唱【新對花】)早知他是星宿轉世，老胡讓女交與他。果真進入皇榜，笑甩我呀。我一貫對他關心，送衣送蔬。不須你等囉嗦，我想說話。

鄉紳：(把范進搶過去。韻白)范老爺，你天生有福，我送你一座屋！

員外：(把范進拖過來。韻白)我們同祠堂，同老屋，我送白銀五十兩，重有十擔谷！

屠戶：(把范進拉過去。韻白)叫賢婿，我送六千錢，重有大串肥豬肉！

鄉紳：(把屋契塞給范進)這是屋契，請收下……

員外：(把銀塞給范進)這些白銀，萬望收下……

屠戶：(舉起豬肉和銅錢)這最有用之物，快拿去發給報子，交你老婆日用！

△三人把范進拉得團團轉。范力氣不支，疲憊不堪……

范進：好，好……(張開嘴巴再也不能說話，只用手指指口，又指指肚子，頭慢慢地垂了下來)

眾人：(大驚。扶他坐好)怎麼回事啊？怎麼辦啊？

范妻：他整天沒粒米落肚，餓昏啦。

屠戶：你還不去煮？！

范妻：哪來米呀！看看誰家有粥水，先借一碗給他喝吧。

鄰居：我家有，我家有。(下)

屠戶：(急接)把豬肉拿去煮！

鄉紳：(急接)我家有白米飯！

員外：(急接)我家有燕窩粥！

△鄰居捧來一碗粥，范妻迎上欲接，被范進一手搶了過去，一口氣吃光。然後不住用舌舐碗底碗邊，狼狽不堪……

△眾偷笑……

范妻：(唱【滾花】)唉！假若喜報來前能借到半升米，何至今日餓到他倒弄琵琶！

△眾表情各異，幕閉

附錄：劇本創作材料

(一)馮諼客孟嘗君 (二)虬髯客傳 (三)空城計 (四)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五)劉姥姥

(一) 馮諼客孟嘗君

◎人物：馮諼、孟嘗君、二位馮諼友人、馮諼之母、孟嘗君門下食客數人、薛地百姓數十人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惛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謨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馮謨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遺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謨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遺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謨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

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謨之計也。

(二) 虬髯客傳

◎人物：虬髯客、紅拂女、李靖、楊素、道士、劉文靜、李世民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益甚。

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以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靖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既去，而執拂妓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領而去。

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眾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愈喜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履。既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

行次靈石旅舍，既設床，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敲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甚！」靖出市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曰：「然，吾故謂非君所能致也。」曰：

「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並心肝，卻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知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某日當到。」曰：「達之明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遠。公與張氏且驚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即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

如期至，道士與虬髯已先坐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靖旁侍焉。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矚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磐，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

靖策馬遄征，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箱中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裼裘而來，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家人自東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鎖匙耳。虬髯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而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將余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勉之哉！此後十餘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戎裝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

靖據其宅，遂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天下。

貞觀中，靖位至僕射，適東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

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三)空城計

◎人物：孔明、童子二人、司馬懿、司馬昭、西城軍士數十名、十五萬司馬懿大軍

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去西城縣搬運糧草。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縣峰擁而來。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止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眾官聽得這消息，盡皆失色。

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沖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孔明傳令：眾將旌旗盡皆藏匿；諸軍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童子，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

卻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塵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灑掃，旁若無人。

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軍若進，中其計也，汝輩焉知？宜速退。」

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眾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平生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興、苞二人在彼等候。」

眾皆驚服，曰：「丞相玄機，神鬼莫測。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言訖，拍手大笑曰：「吾若為司馬懿，必不便退也。」

(四)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人物：魯智深、莊主劉太公、莊客數人、小霸王周通、小囉嘍數人

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道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落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吃。

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裏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著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個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

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唱個喏。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什的？」智深道：「酒家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今晚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裏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什麼不緊，怎的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什的，便要綁縛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卻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個老人來。魯

智深看那老人時，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仗，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鬧什麼？」莊客道：「可奈這個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洒家是五臺山來的僧人，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廝無禮，要綁縛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師父，隨我進來。」

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常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個喏，謝道：「感承施主，洒家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法名，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了個諱字，因俺姓魯，喚作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吃些晚飯，不知肯吃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莫什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太公便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

沒多時，莊客掇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筍，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鍤了一壺酒，拿了一隻盞子，篩下酒與魯智深吃。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吃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吃了。抬過桌子。太公吩咐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洒家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個；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

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個癡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個女婿？」太公道：「老漢只有這個小女，如今方得一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個大王，扎了寨柵，聚集著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匹紅錦為定禮，選著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個人。」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洒家有個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個殺人不眨眼魔君，你如何能彀得他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智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在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卻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著俺行。」太公道：「卻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個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吃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吃，有酒再將些來吃。」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鵝，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鵝也喫了。叫莊客將包裹先安放房裏，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

太公與眾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掇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銷金帳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坐了。

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張桌子，上面擺著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著肉，大壺溫著酒。

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著胎鬼，莊家們都捏著兩把汗，盡出

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著。小嘍囉頭上亂插著野花。前面擺著四、五對紅紗燈籠，照著馬上那個大王：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旁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圍虎體挽戎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狼身銷金包肚紅搭膊，著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眾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個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個嬌客。」劉太公慌忙親捧壺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眾莊客都跪著。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做個女婿，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裏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柳上。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播將起來。

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裏？」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廝見了，卻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著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拿了燭臺一直去了。

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裡面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個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

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頭摸來摸去，一摸摸著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著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床來。那大王卻待掙扎，魯智深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脖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道：「什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床邊，拳頭腳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

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卻聽得裏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著燈燭，引了小嘍囉，一齊搶將入來。眾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赤條條不著一絲，騎翻大王在床面前打。為頭的小嘍囉叫道：「你眾人都來救大王！」眾小嘍囉一齊拖槍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床邊拿著禪杖，著地打將起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

打鬧裏，那大王爬出房門，奔到門前，摸著空馬，樹上析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鞭打那馬，卻跑不去。大王道：「苦也！這馬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著驢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山上去了。

(五) 劉姥姥

◎人物：李紈、老婆子數位、丫頭數位、豐兒、劉姥姥、板兒、素雲、小廝數位、鴛鴦、賈母、碧月、王熙鳳、賈惜春、紫鵲、林黛玉、王夫人、薛姨媽、賈探春、鴛鴦、琥珀、賈寶玉、史湘雲、薛寶釵、賈迎春、惜春奶母

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先起，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

紈笑道：「我說你昨日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兒恐不夠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著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氏便令素雲接了鑰匙，又令婆子們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令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著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姥姥，你也上去瞧瞧。」劉姥姥聽說，巴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裏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下來預備著。」眾人答應，復又開了，色色的搬下來。令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裏撐出兩隻船來。

正亂著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才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裏面盛著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因回頭看見劉姥姥，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姥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老人家。」說著，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眾人笑的了不得。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眾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著，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索性作個老風流！」

說笑之間，已來至沁芳亭上，丫鬟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劉姥姥也坐在傍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呢？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裏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便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聽了，喜的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

賈母少歇一回，自然領著劉姥姥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布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姥姥讓出路來與賈母眾人走，自己卻走土地。琥珀拉著他說道：「姥姥，你上來走，仔細蒼苔滑了。」劉姥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繡鞋，別沾髒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腳底下果踩滑了，咕咚一跤跌倒，眾人都拍手哈哈的笑起來。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管站著笑！」說話時，劉姥姥已爬起來了，自己也笑了，說道：「才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不曾？叫丫頭們捶一捶。」劉姥姥道：「那裏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劉姥姥道：「這必定是那個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呢！」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眾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裏船上呢。」

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才開樓拿高几，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人回：「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

說笑一會，賈母便笑道：「這屋裏窄，再往別處逛去。」劉姥姥念佛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日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裏有個梯子，我想並不上房晒東西，預備個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收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上得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裏東西，都只好看，可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這裏！」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著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裏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俗們就坐。」一面說著，便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著一色攝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裏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要在那裏就在那裏擺？」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裏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裏坐了船去。」

鳳姐聽說，便回身同了探春、李紈、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抄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清客相公，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了一個女清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卻知說的是劉姥姥了，也笑說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兒好事兒不做！又不是小孩子，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頭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著。」眾人聽說，忙抬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了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了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要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了，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著迎春姐妹三個人一桌，劉姥姥傍著賈母一桌。

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鬟在旁邊拿著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塵尾來拂著。丫頭們知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悄向劉姥姥說道：「別忘了！」劉姥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沈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姥姥。劉姥姥見了，說道：「這個叉巴子，比俺那裏的鐵掀還沈，那裏拿的動他？」說的眾人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裏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站起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說完，卻鼓著腮幫子，兩眼直視，一聲不語。眾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一齊哈哈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黛玉笑岔了氣，伏著桌子，口叫「噯啞」！寶玉早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摟著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撐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著他奶母叫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姥姥。

劉姥姥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眾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琥珀在後邊捶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要拿一個，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姥便伸箸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個來，才伸著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上；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姥姥嘆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眾人已沒心吃飯，都看著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姥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裏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姥姥道：「這個菜裡若有毒，俺們那菜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嫗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

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閑話。這裏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姥姥看著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嘆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剛才不過大家取笑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姥姥忙笑道：「姑娘說那裏話？咱們哄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劉姥姥忙道：「剛才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坐下和我們吃了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